

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

参考資料〔二〕

(論文集)

F
000015
V₂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

参考資料〔二〕

〔論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編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1962年•北京

編 者 的 話

这本参考資料中收集的論文是供本校同學學習“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課程參考的。其中有些論文是解放初期的作品，個別的還是解放以前的作品，現在都保持原貌，未經原作者訂正和補充。

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史教研室

1962年2月

目 录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严中平·····	1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	邓 拓·····	59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刘大年·····	75
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	严中平·····	96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资本的扩张·····	吴承明·····	121
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	吴承明·····	14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序·····	汪敬虞·····	184
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	吴承明·····	225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序·····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37
从一家商店看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	吴承明·····	250
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	孙晓村·····	259
“上海钱庄史料”序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286
解放前上海物价各个时期的 一般趋势·····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03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 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 严 中 平 ·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统治阶级对中国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列宁教导我们研究国际战争史的正确观点说：“能证明战争底真实社会本质，或正确点说，真实阶级本质的，自然不是战争底外交历史，而是对于一切交战国里统治阶级所处客观地位的分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法文版与德文版序言）。以下，我们为分析三十至五十年代英国统治阶级的客观形势提供一些片断的资料。

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的统治阶级乃是英国的资产阶级。英国资产阶级中和对华贸易直接有利害关系的方面，可以分做两部分。其一是身在中国或印度的所谓英籍“商人”，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是鸦片走私，可以称之为鸦片利益集团。这是一批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时代海盗冒险家的遗孽。关于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们将在另外的机会提供一些资料。

另一部分是曼切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伯明罕、伦敦等等城市和对华贸易有关的工业资本家、进出口商人、航运资本家、银行家等等，他们的利润，主要得自向中国推销制造品和从中国贩卖丝茶。这是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当时这一批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怎样从中国贩卖，而是怎样向中国推销。时至十九世纪中叶，尽管英国输华制造品的总值很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这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成熟期而爆发过几次生产过剩的危机了。

为了解救危机，英国资产阶级面对当时拥有三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市场，急于想要进行侵略的心情，并不下于具有鉅大利益关系的鸦片贩子。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里，英国最大的工业部门是棉毛纺织工业，输华制品中最大的项目也是棉毛纺织品，因此，怎样向中国推销的问题，实质上就等于是怎样向中国推销棉毛纺织品的問題。所以这一批侵略者中制造、航运、銀行等等资本家都是圍繞着棉毛纺织利益，特别是棉纺织利益在活动着的，我們可以称之为纺织利益集团。当然，纺织集团和鸦片集团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存有着血肉般的联系的。

纺织利益集团策动侵略的组织，或者是一种特殊团体，叫做“印度中国协会”(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印度协会，或者就是一般性的商会、工商联合会等等。不用說，在策动对华侵略上，这些团体是密切联系，互相勾結的，他們往往在很短的时期內分別向首相或外交大臣提出备忘录，有所要求，其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侵略团体，以倫敦的印度中国协会为活动中心，而叫囂得最兇的則是格拉斯哥和曼切斯特两个纺织中心的资本家。其目的，无非是想用武力击败滿清政府，强迫它增开通商口岸，让予貿易特权等等。

以下，我們就以棉纺织业为主，提供一些資料。从分析英国統治阶级的客观形势这个角度来看，棉纺织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对华关系以及这部分资本家策动侵略的活动情况，是可以当作典型的事例来考察的。

从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起，英国棉纺织业里出現了一連串的技术发明，从而，英国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便由工場手工业阶段进入工厂工业阶段。技术发明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其結果，則又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下面第一节的資料使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英国棉纺织业革新技術、建立工厂制度以后，大量的廉价的紗布便使得英国手工棉纺织业因不堪与工厂跌价竞争而逐渐消灭，同时英国棉制品也大量地向国外推销，一八一五至一八三五这二十年間，英国紗布

大量銷入印度，使印度“棉織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

第二节輯录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前英国棉制品銷华情况的資料。从此我們可以看到，英国棉制品在中国市場上的擴張速度是远不能滿足英国紡織利益集团的要求的。当时英商对华貿易，遭受双重的限制，一方面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享有对华貿易专利权，散商需要獲得东印度公司的特許才能到中国来做生意；另一方面是滿清政府止許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并給广州行商以垄断对外貿易的权力。因此，英国紡織利益集团开拓中国市場的头一个步驟便是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貿易专利权；一八三三年，他們終于达到了目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被廢止了。

英商在广州做生意，本来是比在英国“更方便得多”的，可是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毕竟限制了英商的活动范围，于是紡織集团便积极策动侵略。在第三节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八三四年以后这一集团对英国政府的要求，很快地便由和滿清政府簽訂通商条約变为用武力强迫开放商埠了。

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十几年里，英国棉紡織品在中国銷量的擴張，当然不可能符合英国紡織集团傾銷过剩产品的欲望。起初，英国侵略者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购买力不足的原故，所以他們承认滿清政府是忠实履行条約义务的，要求英国政府减低茶叶进口稅，希望藉此增加英国人民的茶叶消費量，从而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多多购买英国的棉布。可是，經過一八四七年的大恐慌，空前龐大的过剩紗布逼使他們对中国市場作更深一步的瞭解。他們发现，英国棉布之未能迅速暢銷，乃是由于中国和农业相結合的手工紡織业对洋貨具有坚韧的抵抗能力的原故（参看密切尔报告书）。为了摧毁这种古老的經濟結構，他們必須再度削減中国的进口關稅，干涉滿清政府的内國稅財政制度，无限制地进入中国内地，这样，他們才能降低貨物的流通費用，把机制紗布送入中国的每个乡村。因此他們就詛咒起中国的内地通过稅，以及其他莫須有的貿易障碍来。为了达到目的，当然还是必須动用武力。因此，英国政府便在一八五六年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了。在

第四节里，我們可以看到五口通商时期英国棉制品銷华情况和紡織集团敦促英国政府进行侵略的一些史料。我們沒有找到紡織集团策动战争的直接資料，可是从一八五七年正月曼切斯特商会主席特奈尔欢呼英軍在广州屠杀中国人民的那篇演說里，我們豈不可以設想紡織集团多半也是这次战争的幕后的策动人物么？

以下資料，凡摘引史料原文者都不加引号“”，凡本文編者用自己的話撮述史料原意或加上按語的文字，都放在方括弧〔〕里。

一 英国棉紡織业的发展与英国棉制品 对印度手織业的摧殘

十八世紀的后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后来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都連續发生了这种革命。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蒸汽机、各种紡机、动力織机，以及許多其他机器的发明。在当时，这些机器的价值是昂貴的，所以只有那些有大量資本可用的人們，才能設置。由于使用这些机器，遂完全改变了生产方法，改变了运用那些机器的工人們的全般性质。其所以能够这样，乃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即：用机器能够生产出来比手工业者仍用旧式紡輪和手搖織机所能生产的更便宜更精良的商品。这样，机器的发明，就把工业引渡到大資本家手里，而使工人們的財產（如工具、手搖机器等）变成无价值可言的东西了。很快地資本家就占有了一切生产手段，而工人們就一无所有了。工厂制度首先在紡紗生产方面实行。一經有了这么一个刺激，工厂制度就很快地侵入了所有其他生产的部門。紧接着采用这个制度的，是織布和印刷业、陶瓷和金屬工业。（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吳恩裕譯，“新建設”，一九五一年七月号，頁五九）

第一个在一直到現在的英国工人状况里引起彻底变化的发明，是北兰开夏(Nord-Lancashire)卜萊克波恩(Blackburn)附近斯坦希尔(Standhill)織工詹姆士·哈葛雷夫斯(James Hargreaves)底紡績〔紗〕机(Jenny 1764年)。这个机器就是以后的走錘精紡机(Mule)底一个粗糙的开端，它是用手轉动的，但是不像普通的手紡机只有一个紡

錘，而是有十六个到十八个，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操纵。这样紡成的線就可能比以前多很多；以前一个織工总要有三个女紡工供給他線，紡出的線总是不够用，織工常常要等線，現在線多了，在場的工人織不完。对織成的东西的需要本来就在增长；由于这些东西价格比以前便宜，这需要更加上升了；新机器减低了線底成本，所以价格也就下降；需要的織工多，織布的工資也提高了。現在，因为織工可以利用織布机賺到更多的錢，就漸漸放棄了田地里的的工作，专心来織布。在这时候，一个有四个大人和两个帮助纏線的孩子的家庭，每人工作十小时；每周可以賺四鎊錢——等于普魯士的二十八塔勒(Taler)——，如果生意好，工作多，賺的錢往往还要多；一个工人一周用織布机賺兩鎊錢，是常有的事。这样一来，兼做种田工作的織工就逐漸絕迹，被吸收到新起的純粹織工階級里来了，他們的生活完全仰給工資，沒有一点产业，連那点租佃地的象征的产业也沒有了，于是就成了无产階級(Working Men)。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紡工与織工底老关系也取消了。一直到現在，只要可能，紡線与織布总在同一間屋子里进行。現在，因为紡績[紗]机也同織布机一样需要一只有力的手，男人們也开始紡線了，整个家庭都以此为生；同时別的家庭也把現在已經过了时的落伍的紡車推开，如果他們沒有錢买一架紡績[紗]机，全家就仰仗家主底織布机来生活。在这里开始了在以后的工业里无限发展的在織布与紡線方面的分工。

个别的資本家开始在大建筑物里装設紡績[紗]机，而且用水力来推动，这样他們就有可能减少工人的数目，線卖得也比单个的只是用手来推动机器的紡工便宜。紡績[紗]机不断在改进，所以一架机器随时都在变旧，必須改造，或者甚至丢掉；如果資本家由于利用水力的緣故甚至只靠旧机器也能維持下去，对单个的紡工說，時間一久却維持不下去。即便工厂制度已經在这里开始了，不过由于一七六七年北兰开夏，普雷斯頓(Preston)的一个理发师瑞恰德·阿克萊提(Richard Arkwright)所发明的紡紗机(Spinning-throstle)，这制度又得到一个新的发展。这个机器在德国普通叫做Kettenstuhl(經線織[紡]机)，

除蒸汽机外它是十八世紀在机器方面最重要的发明。它自始就打算利用机器的推动力，它是建立在完全新的原理上的。一七八五年佛伍德(Firwood兰开夏)人克倫普頓(Samuel Crompton)把紡績[紗]机和經線織[紡]机特点結合起来，創造了走錘精紡机(Mule)，同时阿克萊提又发明了起絨毛机[?]和粗紡机，这样一来，对紡棉花來說，工厂制度就压倒了一切。……但这还没有完；前世紀的最后几年卡特萊提博士(Dr. Cartwright)，一个乡村的牧师，发明了机动織布机(Mechanischer Webstuhl)，在一八〇四年頃已經发展得能够胜利地跟手織工竞争了；由于瓦特(James Watt)底蒸汽机，所有这些机器都有了双重重要性，蒸汽机是一七四六年发明的，自一七八五年起就用来推动紡机。

由于这些从那时候起每年还都有所改进的发明，机器工压倒手工的胜利在英国工业底主要部門里是确定了。从这以后，英国手工业的全部历史只是报告手工工人怎样从一个接一个的崗位上被机器赶走。这样产生的結果是，一方面所有的工厂出品底价格迅速地下降，商业和工业繁荣起来，几乎所有沒有保护的国外市場都被征服了。……

一七七一年到一七七五年每年平均輸入[英国]的沒有加工的棉花不到五百万磅；一八四一年五万二千八百万磅，一八四四年最少輸入了六万万磅。一八三四年英国輸出五万五千六百万碼織成的棉布，七千六百五十万磅棉紗，和值一、二〇〇、〇〇〇鎊的棉織袜类。同样在棉花工业里有八百多万走錘精紡机紡錘，一一〇、〇〇〇架机动織布机，二五〇、〇〇〇架手織机在工作，經線紡机紡錘还不算在里面。据麦克居洛荷(MacCulloch)底的統計，在这三个王国里当时几乎有一百五十万人直接或間接依靠这个工业部門为生，其中只在工厂里工作的就有二二〇、〇〇〇人；这些工厂用的动力是三三、〇〇〇馬力的蒸汽力和一一、〇〇〇馬力的水力。現在这些数字絕對不够了，我們尽可以設想，一八四五年机器的力量和数目，連工人底数目比一八三四年要增加百分之五十。(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导言，季羨林譯。“新建設”，一九五三年八月号，頁四六——四七)。

劳动手段一經采取机器的形态，便成为劳动者自己的竞争者了。

資本由機器而起的價值增殖，與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勞動者人數，成正比例。……自操縱工具的事務也歸於機器以來，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和它的使用價值一同失效了。勞動者變成了不能出賣，像不通用的紙幣不能出賣一樣。……世界史上再沒有什麼還比英國棉織手工工人漸次的消滅（那曾拖延了數十年之久，至一八三八年才算最後完成），是更可怕的悲劇了。其中有許多是餓死的，有許多是長期間每日以2½便士養活一家的。反之，英國棉機器，却在東印度引起了急切的影响。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印度總督曾說：“這樣的窮乏，在商業史上，實難有其匹。棉織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頁五二三——五二五。）

不列顛侵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摧毀了他的手紡車。英國首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后就實行向印度輸入棉紗，最後則以自己的棉織品來充斥這個棉織品祖國了。在一八一八到一八三六年這一時期內，從大不列顛輸出到印度去的棉紗上升的比例是一比五二〇〇。在一八二四年輸入印度的英國細棉布不過一百萬碼，而在一八三七年就已超過六千四百萬碼了。但在同一時期內，達卡的人口卻從十五萬人降到了兩萬人。……

這些刻板式的細小社會機體〔農村公社〕大部分已被破壞並且正在完全消逝，與其說是由於不列顛稅吏和不列顛兵士的粗暴干涉，倒不如說是由於受到英國蒸汽機和英國貿易自由影响的結果。這些組織得像家族般的公社，是奠基在家庭工業上，奠基在手織業、手紡業和手力耕作業的特殊結合上，這種結合使它們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英國的干涉既已使紡工位置在蘭開夏，使織工位置在孟加拉，或是使印度紡工和印度織工一併歸於消滅，就破壞了這些細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為它消滅了這些公社的經濟基礎，結果就造成了亞洲極大的並且老實說是亞洲所經歷過的唯一的社會革命。（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頁三二五、三二七。）

自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一五年，只有五年，棉工業是陷於不振或停

滯状态中。在这开头的四十五年内,英国制造业者独占了机器和世界市場。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在不振状态中;一八二二年与一八二三年,繁荣;一八二四年,取締工人集会的法律廢止,工厂普遍大扩充;一八二五年,危机;一八二六年,棉业工人陷于大穷苦中,发生暴动;一八二七年稍稍好轉;一八二八年,蒸汽織机的使用与輸出大增加;一八二九年,輸出(尤其是对印度的輸出)超过以往各年;一八三〇年,市場过充,大危机;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三年,在繼續的不振中,东印度公司对东部亞洲(印度和中国)的貿易独占权撤消;一八三四年,工厂及机器大增加,劳动者不足。……一八三五年,大繁荣。同时,棉織手工人瀕于餓死。一八三六年,大繁荣;一八三七年与一八三八年营业不振,危机。一八三九年,复兴;一八四〇年,大的蕭条,暴动,軍隊出而干涉。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二年,工厂劳动者可怕的穷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五五三——五五四。)

我們知道,英国棉工业在最初四十五年間(自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一五年),只有五年陷在危机与停滯中,但这是英国棉工业的世界独占时期。第二时期,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三年,共四十八年,內仅有二〇年是复兴时期和繁荣时期;却有二十八年是蕭条和停滯的时期。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那十五年間,欧洲大陆与美国已开始与英国竞争了。自一八三三年以来,亞細亞市場的推广,是以“人种的破坏”为手段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五五八——五五九。)

[有关英国棉紡織业的发展及其国外市場的統計資料]

表1

英国机制棉紗(百支)每磅市价的跌落情况

年 代	先 令	便 士
1786	38	—
1788	35	—
1791	29	9
1793	15	1
1799	10	11
1801	8	9

接前表

年 代	先 令	便 士
1803	8	4
1805	7	10
1807	6	9
1829	3	2
1831	2	11
1836	5	6
1842	2	9

資料来源：“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九版，第六卷，頁四九九。

英国机制棉布价格指数

表2

(以1820年为基期)

年 代	%
1820	100
1821	96.3
1822	93.8
1823	87.5
1824	57.7
1825	86.3
1826	67.5
1827	62.5
1828	57.5
1829	52.5
1830	51.5

資料来源：英国下院藍皮書“一八三〇年小組委员会报告書”，卷五，頁一八八。

注：棉布价格以“長布”(long cloth)为准。

表3

机器竞争下英国手织工人工资收入的跌落

年 代	平均每周工资收入
1797—1804	26先令 8便士
1804—1818	14先令 7便士
1818—1825	8先令 9便士
1825—1832	6先令 4便士
1832—1834	5先令 6便士

资料来源：诺斯：“十九世纪大不列颠的工商业革命”，页一一九。

表4 英国之棉花消费量、棉纱生产量与棉纱输出量（五年平均）

年 代	棉花消费量 (百万磅)	棉纱生产量 (千磅)	棉纱输出量 (千磅)
1821—25	152.1	136,921	28,350
1826—30	206.4	185,773	50,602
1831—35	289.6	257,353	73,509
1836—40	394.1	349,255	106,080
1841—45	508.3	424,295	135,064

资料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第六卷，页四八六，五〇三。

表5

英国的棉花输入量和棉制品输出值

年 代	棉花输入量(百万磅)	棉制品输出值(千镑)
1730	1.5	13
1780	?	355
1790	31.4	1,662
1800	56.0	5,406
1811	91.6	?
1821	129.0	16,000
1831	280.5	17,200
1841	489.9	23,400

资料来源：额谢尔：“英格蘭产业史”(Usher, A. P.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 页三〇五。

二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英國棉制品的銷華情況

〔一七八六年〕 本年曼切斯特(Manchester)乡村手机織造的棉布第一次試銷这个〔广州〕市場。〔英國東印度公司記錄稱：〕“諾維期(Norwich)曼切斯特和哈里法克斯(Hallifax)的棉布样品都給〔广州十三行〕商人看过了，他們认为在这个市場上，随便那一种都卖不出去；棉布成本太高，而中國人是織造多种多样的棉布的，那些布匹虽不怎么漂亮，却更合乎他們服式之用”。(摩斯：“東印度公司对华貿易編年史”[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1926]第二卷，頁一二〇。按：以下所引編年史資料，凡不加“ ”号者，皆摩斯原文，“ ”号内文字皆摩斯引自東印度公司档案的原文。)

〔一七八八年〕 〔東印度公司〕董事部运来一些諾維期，曼切斯特和哈里法克斯棉布样品。看了样品之后，〔行商〕石中和(Shy Kinkua)說，这全不像普通做衣服或做裝飾品用的料子，特别是染色的剪絨和天鵝絨，絕不会有人要，不过他指出几疋达宁斯布(Denims)〔一种粗斜紋布〕和皇家立巴茨布(Royal Ribs)，說是或許可以做点什么，他不反对訂购少数几疋来試試看，不过顏色要和毛織品的顏色相同，即藍、黑、綠、灰、棕几种，不要黃色和猩紅色的，为了一七九〇年試銷，每种訂购二百疋。〔行商〕潘致祥(Puankhequa)表示同样意見，說是这些布疋，“絕不会通行……商人推銷这种布疋是无利可图的。”(摩斯：“編年史”，卷二，頁一五二。)

〔一七九〇年〕 試銷的曼切斯特棉布(达宁斯布和皇家立巴茨布各五十疋)，成本六一二鎊，卖得〔銀〕二千兩，差不多剛够本。〔按当时汇价每鎊約合銀三兩〕。这些布疋“不受欢迎，成本太貴了，得不到許多制造家所自我吹嘘的那么高的評價”。(摩斯：“編年史”，卷二，頁一七九——一八〇。)

〔一八一九年〕 七月十八日拍賣〔英制棉布〕，〔广州〕本城各处小販起来的相当多，……市布好像十分难卖，——他們說那是模仿他

們的夏布的織品(自然仿得也拙劣)。条子布沒人喜欢。他們对于这些布疋的美好好像全沒有感觉似的。(一八一九年广州英商泰勒与馬地臣致加尔各答莫克茵隄尔公司函,原据劍桥大学藏怡和公司档案,轉录自格林堡:“英国貿易与中国之开放,” 1800—1842 [Robert Taylor & James Matheson to MacIntyre & Co.,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1951], 頁九九。)

〔一八二一年〕 英制印花布四、五〇九疋,又剪絨与天鵝絨四一六疋在广州拍卖脫手……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很明显的,銷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摩斯:“編年史”,卷四,頁一。)

〔一八二一年〕 英国棉制品計印花布一、七四四疋,白布一、三七二疋,黑布八六〇疋,倣制广州布七二〇疋,手帕一、一三二打,棉紗五千磅,全部售出結果,亏本百分之三十五。(摩斯:“編年史”,卷四,頁二。)

〔一八二一年〕 [广州]“織造棉布匹头的老板和紡工之間,通常总是由老板供給紡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紗一斤,棉花和棉紗的售價极其低廉;虽則你們的來貨[英制棉紗]比中国产品堅韌,可是他們对于一切新奇的东西总是強烈抗拒的……不过我們打算用你們的[紗]織一小疋布,試看在土人中能賣多少錢”。(一八二一年广州英商致印度英商函,格林堡,前引书,頁一〇〇。)

〔一八二二年〕 番舶所來之布名洋布,有小者,其方盈一二尺,可为包袱,及裝池之用。印花有似蜀錦者,有鬼子人物者。大者可为被褥。有大花小花,色备五彩,光艳夺目。近日內地亦有之,然洋布五色,愈洗愈鮮,內地印花,一洗之后,即模糊矣。(阮元:“广东通志”,卷九七,物产四。按志成于道光二年,所說洋布情况,不詳何年,姑按成书系年。)

〔一八二四年〕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对英国疋头的需要还是有限的,不过因为价格低廉,需要可能提高。我們知道有几个富商用印花布給他們小孩做衣服的例子,而在从前这是只用来做被单的料

子，如果习尚风行(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摆在英国产业面前的市场是广阔的”。(一八二四年广州英商通信，格林堡，前引书，頁一〇一。)

[一八二六年] [东印度公司]在棉布生意上同样的不幸，只不过卖得的价格比起前年来损失较小罢了。一八二六年度进口棉布已不少，[共二万四千疋]。……其中最后一批两千疋，可能一部份或全部都是美国織品，其余两万二千疋极可能全部都是英国織品。……[行商]关成发(Manhop)宣称他只能出这样的价钱：

头等3,000疋	每疋10元
二等1,000疋	每疋 9元
三等 400疋	每疋 8元
四等及五等2,000疋	每疋 2元

就是这样价钱，他也要赔上关税，每疋一元，更赔上其他公繳費用。这是能够卖得到的最高价钱，成交了。“不过这样售价，[公司]还是要损失委托成本的百分之十左右。”(摩斯：“編年史，卷四，頁一二四——一二五。)

[一八二七年] 曼切斯特终于站住脚了，英制印花布第一次卖得利潤了。本季[东印度]公司自己販来进口的計一五、三〇〇疋，运上船的批发价二一、二六一鎊，成本加保險和運費共二三、二四一鎊，平均每疋卖价七元(关税不在內)，共得一〇七、一〇〇元，合銀七七、一一二兩，按固定汇率折价二五、七四〇鎊，按本季汇票市价折合，則得二二、〇九〇鎊。印花布长四十碼，七、六〇〇匹一批来貨中，寬三十吋半者六〇〇疋，三十五吋者三、一〇〇疋，三十六吋者三、九〇〇疋，[公司]委员会建議以后一律寬三十六吋。(摩斯：“編年史”，卷四，頁一四六。)

[一八二八年] “目前我們对于这批訂貨[三百包棉紗]，还不能抱任何希望，认为这就是向这个国家委托經售的有利貨品。小販一致认为——紗的粗細程度，自八支至二十六支，即其价各为每磅10便士，10½便士和11½便士的三种，嫌其太粗，不合中国市場需要，銷路